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孝明　漢紀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官並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爲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葬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葬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複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衮

葬即遂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爲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爲之葬皆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蒸嘗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

于太學上侯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詳此禮即太學與辟雍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雍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黌宇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淇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辟雍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與二帝可

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逆居師保而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佐漢高之世則子房為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卑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群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雖疾學士陷害忠良媢嫉怙權惟知有己而

其以意氣談固亦嶄然獨出無敢班者雖其一時黨與借
勢取寵心固非之得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沮齟不顧與
之伍也豈若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
有顯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侯
方諸寇恂耿弇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
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
序其績豈可坐掇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
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
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
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睢盱側媚以為容言所不

嘗言以為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善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諂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其言聖顯宗抑虛無皆可為帝王成法若有違令者重取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為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為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

特佛學之粗者今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寸數語略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寖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寖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裘而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

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虵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虵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其書論浩博千章萬句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遁不可不闢者乎

廣陵王荊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荊又使巫祭祀祝詛事發自殺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
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
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
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
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爲善
得譽反蒙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豢養
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及削誅絕之而
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
也與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
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
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
然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荊楚王英皆以

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姿粹爽克自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于諸弟魯有君子斯乃取斯其効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兖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楊州文士考禹貢言兖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

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京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下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獄追逮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因寒朗懇切上言焉后勅止於內多所理出然終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羣議皆以爲冤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殺又延及無辜囹圄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耶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飢疫衰耗敗破國分爲

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匈奴不過一再冦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邀信耿秉巧說為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致名將祭肜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西域出奇降鄯善于闐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　漢紀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況

自開其漸乎長孫后譏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爲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頗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疏簡賈族爲譏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爲清河王立肇爲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毋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奉承陰姑纖芥不失毋養章帝慈愛與賢此竇后之師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數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寔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是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況智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言宋由袁安位冠羣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後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救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集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襃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貴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襃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

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旣爾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　　漢紀

以鄧彪爲大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鷙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自奏請則人主以爲遠權推崇儒舊則士論以爲樂善使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於須臾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篡竊於前竇憲以此畢横於後雖得意一時祇足自族果何利哉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遷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
𢮎政道公諸侯竇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
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
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
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
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敞所謂
愛而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可爲來世之監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爲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
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求得故
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爲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慶已作

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免三公刺殺宗侯仗鉞出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爪牙心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爲之內主竇氏根據遂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肅清宮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闕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鉤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嘆息於斯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爲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顧所主有賢否爾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歷歷皆前日事固乃爲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諸間於內其怨均也帝既

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闕爲禮猶曰殆強及太后崩乃抑
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氏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
母竇氏雖欲尊寵外家私於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
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
人爲皇太后追服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爲太子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
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
弟優禮賢者克納忠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
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

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義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　漢紀

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祐太后猶臨朝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然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氏常隆閻尹得志授乎桓靈而漢遂微矣

孝安　漢紀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具得枉狀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冤未必致旱既得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閒此可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爲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騎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爲出冢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

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入爲出之計一何庸謬褻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侲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陳充庭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爲侲子充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爲兒戲也

鄧騭辟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

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設人莫夜之金宥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騭雖賢進能自其羨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歷拔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羌寇發中鄧騭欲弃涼州幷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詡到官謁河內太守馬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閡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虞詡三劉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乎難乎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焉稜知詡之賢寬其戀縱使無拘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爲難鄧隲能薦李郃楊震參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惜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隲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隲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愚嘗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

任燃之亡之異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其讖之長亦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澍雨之應次嘗爲滅逐疫侲子罷元會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乖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矣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雖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狃於見聞遂以災異爲常事無復憂戚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已下爲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

乎中之理甚矣

楊震飲酖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不合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徼倖損濁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爲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譴謫執負擬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譛謗遂致殺身治震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母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猶將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謂是殊

少味也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旁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疑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黜況有罪乎東漢逮孝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失聞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構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

亦昔虞大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發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爲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耶

孝順　漢紀

詡繫拔獄虞詡劾奏中常侍張昉弄權屢寢不報詡自繫獄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愚按其類而真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相焉朱寵之視孫程張賢豈不愧耶使詡所奏技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爲深可鄙而程賢爲

未易得夫三公輔之椽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遇主維持
王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
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誚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
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
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
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禄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
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
殿不屈虛僕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
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遠自
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

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宜言且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其志耶又曰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必盡忠無隱又安能必帝之見悅而不怒耶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闕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為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為不退者之規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為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言之故曰三人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遣之

唐羌論貢荔枝之害勅太官勿受善矣君若勅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爲嚴乎順帝還文龔大珠之獻善矣君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爲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倖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冀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應乃罷卻之仍坐薦者

雄謇謇有王臣之節表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

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
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
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宗學者
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淑以顏子甫方
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
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為問使賜參
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
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
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析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為
可乎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為山陽君

大任聖母也文王為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為孝爾太姒聖

母也武王為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為烈爾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乎祖宗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慈鮮知大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為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為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知類言之則為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為不仁又況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憒憒焉惟私愛之徇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為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

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敎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内之有闕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羣才亦由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

馭人羣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爲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千員旣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員數卑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以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

痛革之乎
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
命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知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
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
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
避確矣盍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
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褒成之不
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改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者乃止
大臣治太事當田是時事之失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
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

以勸諫然後知救藥自為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
不能為則前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為太尉日月
益久彼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既不能止患於微
又懼禍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
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
舉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霄壤
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為非之事必不居其一
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甫輩皆能知是則生免刑誅死免
咀嚼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
如良賀之流則朝廷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

吁良賀其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友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乃譖商及曹騰孟賁圖欲立帝曰必無是但諸曹嫉之耳逵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逵等獄伏誅事所連染延及大臣者梁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賁之援是以譖愬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逵蘧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為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

自有朋黨騰節首者用事之中常侍也延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賓之縛即得釋而延篤之獄不能免歎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者貴愛其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當矣無亦稱舉堅貂伊戾以爲戒乎

冀州刺史蘇章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論者曰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宦黨與權倖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漢紀

帝幼聰慧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惡之因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愈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殷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

右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鄧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父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桓帝　　漢紀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為己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數

又況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以干位耶雖有呂望之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謂樊英曰夫處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殆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冀凶慝姦險不辨臧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忠正直爲漢賢臣則摧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

氏宗親靡不貴顯其意以爲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己有害吾妻雖畜盈奴不能爲吾毒也於己有害則雖賢且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爲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卧内威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居舉之同爲公卿夾輔漢室之爲榮乎抑爲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之所圍執覆宗絶祀之爲美乎朱穆懇懇極諫冀報曰然則僕無一可耶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爲后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爲天下者嚴之則治寛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興平之粱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

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産子産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恐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効耳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殺可殺也聖人猶不
以殺為善也子產猛寬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
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刻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
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
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
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皐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
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
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為禮不敬以無
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
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
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羌豪遺奐良馬金鐻奐誓不受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爲羌患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令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羣辟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則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安邊境服夷狄張奐之事可監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爲侯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己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尊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日有治人無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略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羨朕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黃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也桓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不使畫者圖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䟽請雲坐免歸雲衆竟死於獄大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者之心其親客布滿州郡辜榷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而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耶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若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

以也夫

左悺兄勝為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弃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後者趙岐恥事閹人之兄弃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継潔身於河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複壁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玩心孟子劬瘁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盤寇江陵拜馮緄車騎將

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甚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阯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隷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病内政不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緄日降千賊月殫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
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

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郡國矣太尉黃瓊嘗
親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
嘗持節邊郡矣護烏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
嘗實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
但委用稱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蛇而已耳
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
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
殽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
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
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

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雉草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徵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北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汙之氣則萬里停滓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豐民之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祠其寔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既飭教養人材然黨錮

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讎疾賢才而斲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許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偶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恥同寒蟬必將踊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己失人之戒也

帝愛楊喬容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桓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懲戒而出已乖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貌爲貴戚而不爲時用故賢

掐多難之然帝女不下濟則將安適哉仁明之君必以將名士亦有從之者則未有憎爲滋惡如楊喬之於桓帝也爲君至此猶不思其故耶

帝崩

詳考桓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而其戾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咨後世恨疾桓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弃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桓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悦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黄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爲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

藩雖嘗為尚書忠言屢進亦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儵問以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

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耆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儵儵既非衆志且宏年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恩出於己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奇梁庸子也何足責若武少以學行稱而敗國大事如此烏在其為有學耶富貴曾未盈眦身旋踵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慼謂之何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靈帝　　漢紀

盧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坐絳帳中前列歌舞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憚之

此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非其人乎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爲梁冀之客其它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陳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目不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見之融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丹青劉備猶師之其賢可知矣

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用事陳蕃竇武欲誅之白太后曰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害甚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治有罪者可也

蕃武固請太后猶豫未決乃以朱㝢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
南尹收鄭颯送北寺獄颯辭連節甫武奏收之[illegible]
奏已歸府宿典中書者先以告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illegible]
因呼曰蕃武欲廢帝乃與所親共白帝請御殿[illegible]
武不受詔召會軍士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illegible]
亂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illegible]
逆所遇而殺之武兵敗亦自殺
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討治閹尹[illegible]
何也竇武貪擒並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illegible]
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異置二失也中官罪惡
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
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尊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illegible]

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閉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之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

以劉賢爲司空竇融附中常侍

中常侍與外官參比品秩不卑矣又曰侍人主不爲不貴矣至於任政握權休戚天下不爲不重矣雖然其人則刀鋸之餘掌門戶洒掃內外傳達則人主之厮役也外官品秩有至卑者矣雖然非方聞韋布之賢則卿士大夫之胄

詩書是習孔子是法人主所與共治庶務者也又況貴爲三公天子之師傅乎而交結閹豎或稱義子或稱門生卑躬降志以希薦拔是厮役之下者也則又有從而諂附之者不復顧耻惟得是務是厮役之又下者也有天下國家者設官分職以俟賢後而使厮役之流階級而上濁亂公器一至于此欲不敗亡得乎

初中常侍張讓喪父無弔之者獨陳寔往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長則非有欲矣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爲善而近名也陳太丘不與摽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爲善不近名與貴近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後言之所以凶豎懷感而信其

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或者以爲譏之正指求讓之事是不知是也張儉李膺之徒惟其隘也所以不免易不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曜乎故君子慎之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道值鮮卑入塞寇鈔爲所劫質載以攻郡苞率騎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毀節母遙謂曰人各有命汝其勉之苞即進戰賊破其母死焉苞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何面目見天下哉因歐血而死

詳苞處此蓋不得已然而與母皆仁矣設若劫父則亦如是乎曰不可也寧弃官以全父歸司寇而請刑可也設若無子則亦遂死乎曰不可也居終身之喪以繼體爲重可

也或曰何不以事父之道而事母乎曰可與權者知之矣

蔡邕下獄減死髡鉗徙朔方

當是時禍亂危亡不可救止之勢若濁河橫潰以趨于海豈隄防所能遏哉蔡邕方且疏濬灘磧窒塞穿漏謂之忠可也謂之愚亦可也邕既被飛章乃上書曰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迹邕前後所陳非有大過人者黄門之盛黨錮之冤無一語及之不知何者爲至言乎

曹節王甫姦虐弄權扇動内外尚書令陽球常歎曰若球爲司隸校尉此曹安能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球奏其罪殺之磔甫尸於城上大署牓曰賊臣王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先

去大猾乃議其餘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請於上球坐左遷衛尉

陽球志除姦蠹奉居糾察之職不重慎其事而以輕易爲之既殺王甫尤當周思密備防慮中變磔尸署榜何益於毒徒生見者之心又數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方議其餘復動聞者之慮曾未旋踵而曹節之計行球見甫於地下矣夫刺虎不入斷蛇不殊未有不返遭噬嚙者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與也

帝以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一

呂強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方諸服勤堦闥豈不貴賤相遠哉然且不受則市權怙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于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荷榮祿死

免唾黜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糞除皆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強其賢矣哉

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能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于世而狡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逢道則狡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若命而伐君者取以

藉口佩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己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饕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

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與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

堯舜禹湯文武亦讀書而盡君道乎曰皆聖人也聖人書之所自出也夏啓少康太甲武丁及周之成康昭宣亦讀書而能為君乎曰皆賢人也祖宗既有訓典輔佐又得賢聖亦何必讀書而後能君也讀書有益於人乎曰是何言也性命之理道德之意正心修身之方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法可監可戒可懼者莫不備載何名無益於人也曰自

有書以來執簡開卷者幾何人矣專門名家之致一老師宿儒之教授尚不能窺宮牆覩堂奥況於人主以萬幾之繁聲色之衆玩好之多志意之廣而欲於編簡之中望道德之進不亦難乎間有該博辯洽通知古訓者而行與理違言與義畔事効與治迹相絕則能讀書者安在其有益也靈帝好學習春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才書篆末藝斗筲微器凶醜細人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弄狗駕驢也不知學於何經出春秋一篇何等而有是哉然則可不懼乎人君惟無高遠之志勿謂世無賢人可備師友求之則至勿謂書無裨益可廣德業潛之則明監靈帝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師成湯之受教慕成王之緝熙然後知書之有益不吾欺也

讓忠夏惲共譖呂强云與黨人議朝政帝使中黄門持兵召
强自殺
甚哉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
疑發錄窮治禁錮五族為之辨理者隨即震怒何其守之
確也及黄巾賊起約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内應張角弟
子告之繼而王允又上張讓賓客與黄巾交通書是圖社
稷者乃中常侍非黨人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
寛也呂强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歌十人之詩喑嗚
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特愛其回適者耳良由資
稟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以漢高世祖四百年全盛之
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以下者為之主欲不亡得乎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其中

經書稱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廉目之何也曰鹿臺之財紂之所以亡也碩鼠之刺魏之所以衰也不殖貨利成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利孟子所以懇懇而言也求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為戒也是則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壟斷多藏之恐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為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厭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亢不衷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莫奪其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齎其為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乎

迎氣者言京師嘗有大兵帝欲厭之乃設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帀而還問校尉蓋勳曰何如對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羣臣無是言也勳退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郊行辟雍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爲舍人者帝從之上祿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輕服末不當同被黨錮帝從之蓋勳言觀兵黷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事者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如以卵觸山嗚呼蟊賊內訌皆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非惟能視能聽

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又無不見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此矣蓋勳惡靈帝之受其言遽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爲左右所蔽夫果聰明者安得而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異盲聾者幾何哉

獻帝　漢紀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數爲障蔽進新貴外慕名而内不能斷素憚中官故事久不決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何苗諫進曰始依省内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進欲止卓紹曰交構已成復何待乎事久變生爲竇氏矣乃假卓至太后恐悉遣中常侍小黃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

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段珪率兵依省戶下進出遇害何后盡遣諸常侍詣大將軍其決賢於竇后而何進惑何苗依省內以致富貴之言臨事猶豫其庸有甚於竇武而人云決者智之君也需者事之賊也審己不能則如勿發既得機會乃復留時隕身喪元禍逮宗社外兵盈入漢室遂傾易不云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其竇武何進之謂乎其忠不足稱其禍濟則與中常侍等耳

董卓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案復爵位遣使弔祠用其子孫

天下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顧人君如何耳秦不能用故良平何信爲沛公所資而開帝業

莽不能用故鄧寇賈耿爲世祖所御而復舊物桓靈不術
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材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
人禁錮五族宜可減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顯治之君
不借才於異代又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秀才然與
亂同事者曾不監也董卓恃強不義尋自敗滅無足道者
然猶能號召名士伸雪黨人則以天下公論所在耳推抑
忠賢與凶渠藉手是可深嗟而重嘆也

董卓爲相國擢用名士獨徵申屠蟠不就

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
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
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
至而蟠獨從容高卧竟以不屈其用晦如馬思風度高且遠

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爲難人不能知之爲難也非時
用之爲尚時不能用之爲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
備周旋不避艱險
人之常情親則慢愛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
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
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䟽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
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
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董卓宗族内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第爲將校不趣
以顯職豈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善然則

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饜至於殺身豈不爲後人之永監哉

董卓既誅蔡邕聞而驚歎王允叱之曰君爲王臣而懷國賊私遇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邕竟死獄中

伯喈才士也而狃於識鑒帝非可事之君輸忠獻言終於髡從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爲用終於受誅且其平日建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

翰墨文非班馬之志假令續成後史殆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甚衆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爲遠慮濠以訕議爲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邕者謂與卓同逆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邕之情也削而黜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稜疾惡下多不附

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狹人爲戒周公相成王既平商變乃益躬吐握下士之勤非獨聖人心同太虛無有盈溢誠以事變不常成難而敗易也方是時主少時艱新都未定董卓雖戮外兵方興所謂禍福安危係於呼吸之際而允驕心遽生傲態漫見輕視呂布不赦卓兵李摧

郭汜無自新之門胡文定楊聲惰懷永使之恥禍發所忽身殺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吁可惜哉易不云乎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使允知此義庶幾有濟乎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為陶謙別將所殺操擊謙攻拔十餘郡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徐土睢陵夏丘皆屠之

父讎不報天理滅矣操於陶謙不得不擊然得殺其父者而甘心焉可也徐土睢陵夏丘之人何罪焉乃悉遭屠戮且以一人之故而坑數十萬口雖足快孝思而有乖仁術以其所短掩其所長惜哉

公孫瓚與袁紹相攻劉虞率兵十萬助紹討瓚兵不習戰望風而潰為瓚所殺

湯武之師以至仁伐不仁至義伐不義然其臨敵用衆誓

戒周悉明示賞罰且行且整不敢易也如此孔子所慎者三戰居一焉劉虞事主無二心撫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將十萬人曾無部伍未及接戰衆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奇才虞備禮請爲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曰君讎不報何以立於世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部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酬冤君臣之義立矣田疇事虞日亦淺耳感其禮請如國士之知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興起者乎乃有蒙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族俱受顯榮而當世代改遷臣主易位之時東門迎降西門勸進者亦

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攻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煦煦姑息也推巳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巳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三城坑數十萬衆巳爲過甚且殺曹嵩者陶謙別將也當是時別將在陰平又非受謙旨意操當諭謙直取此將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伸矣乃舍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略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爲復讎而志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爲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呂布勇而無謀一鬭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彿孫吳濮陽之戰瀕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失之矣

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終濟大業兖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之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光武根本之計勸操以兖州爲關中河內操信之霸業由此而起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爲史氏之文非彧所言不亦固乎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好佛者至五

千餘户每浴佛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

及操攻之走入山爲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事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而亡其國者也使笮融以營造浮屠之工休養民力以課誦佛經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佛之勤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寬農訓兵以保其土境扞禦外侮陶謙雖失彭城吾自可據有徐土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遭驚震逋播無地至爲山民所殺以智計言既無足稱以福利言又安在乎

公孫瓚兵屢敗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公孫瓚既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不能平

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其凶德有六一曰記過忘善二曰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疾害名士五曰抑苦材秀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苟有一焉當承平時猶[illegible]以立身就事況居亂離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而待矣方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愚見不知有享此而不覆之理哉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實亦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若備乃降之其屯難磐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曹操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也今之事勢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悅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彧爲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北海大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曹操與之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孔融名勝之士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未欲亡漢則文舉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夫操因陰賊險狠非劉玄德

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者然既已挾君爲重收引才智征討四克根本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克理耶謂邪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之除融所謂洪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蚍蜉撼大樹耳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亦過也融尊禮名儒而不與論政所任多輕剽小才耳黄巾來寇戰敗退走袁譚來攻齊城陷以一郡之力用之如此安在其天下從之乎操舊故招之自操之分融不欲事操者宜於此有決既從而違輕易取禍智不足稱也

呂布擊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曰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今殺一人而失

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其兵使圖布

曹公雖忌克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備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爲四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固覇王之器也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輙言誤誤豈可數乎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門所教檢身集義之要術也人惟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日進德日退如火之消膏也苟言行之發存心於無誤誤即正之謀多少

以下進退其趣善也如水發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

也而其言則當惜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

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宫高順來降布亦降操皆

殺之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宫高順二人呂布之賢佐也

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布足矣釋爲赦

宫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蔑弃人材淫刑以逞由器量

不宏而疾怨深也或曰宫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

可也若郭圖審配亡袁公者皆殺之當矣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

上馬使出巡軍

孫氏創業日淺而土地已廣雖未有君臣之固而賢才漸

衆冲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羣心之時且外無急難皇遽之事甫爾舉哀不聞遏毀稍未親政寧失事機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攝出命令鎭撫三軍移諭竟內使權喪禮粗備殯葬克終乃以墨衰即戎告喪上表則情義兼舉矣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非保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紹軍潰度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凡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厚遇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者又莫如袁紹也既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於撲滅故肆其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爲

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爲主用兵使鋒刃相接鏖擊酣戰猶不當致怒况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者亦何罪乎高祖禽楚王光武破羣盜未聞害其衆也惟白起項籍則爲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宫之上使紹聽授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噫操忌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初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淺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爲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

玄德所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廢弒皇后誅荀彧殺孔融崔琰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此則自言其實夫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蜀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北伐為難而孔明不壽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名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既挾天子下書責紹不聞勤王之師且拜為大尉位在操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為之惕息蓋其心有所愧而不可掩也玄德屢濱困蹶意氣愈厲史亦未嘗言其以其事而懼恢恢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烏桓諸將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勸劉表襲許奈何

操不從既還賞前諫者曰孤乘危徼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詐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業也烏桓之勝操以為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丐其來規推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為恨也

學道而盡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有闕處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久日以常而明矣大之功成於堅忍不天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所因而

飛勝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建悼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以能懲之於後爲貴不以失之於前爲恨是以坎壈而不陷困窮而致身終能取分於曹孫之間巍然鼎峙比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毛耳身與世兩勞而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之爲高也此山人處士遺世自潔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爲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四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

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非謂賢於張亦非子房不逮孔明也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唯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者衆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邁也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荆州所得者僅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其魏諸臣無能與對

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操辟司馬懿爲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
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爲操吏耶善用人者以誠心來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誅乎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且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内不能平融上言宜準古制千里寰内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建安初元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矣夫大難十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者以空言虛氣撩虎頭

而編其類遂見嗤謫才望之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觀烈士義夫高風雄槩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以極惡之名郗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此乃辯操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

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

吳之勢張荊楚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因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會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其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操遣蔣幹說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能間也

周公瑾材氣雄英特而天資不高方諸荀文若尚遠不及
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與曹氏相首尾
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
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是以富貴利達後其君與孔明
草廬之對遼矣觀其拒蔣幹之說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
得意是以富貴利達處其身與孔明不使帑有餘帛家有
餘財之奏又何懸絕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適足
爲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築精舍
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
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
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爲宰相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

幾人稱帝矣或者妄相忖度言孤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欲便捐兵則恐為人所禍而國家傾危也今上還三縣戶二萬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公此教有是有非三代而降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若漢高世祖蜀先主唐太宗則英雄蓋世自其貧賤少小時已懷大慮是天授之傑也次則曹操司馬懿劉裕之徒若不值世艱亦以其才致身將相立事赴功而為名臣降此而下直亂臣賊子耳操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焰焰上燎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然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殺生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減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霸王

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討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詣孫權求荆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梟雄關張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瑜得挾以攻戰大事可定也權不從
周瑜雖有智謀而爲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驍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惑之人哉正使孫權用其說然孔明張飛關羽趙雲俱在外肯使主公落人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異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吳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爲所屢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爲己下

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朕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往事耳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益蒙始就學後魯肅與蒙議論大驚曰卿非昔日之呂蒙也

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具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爲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功以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

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謂人莫如我何肆行而無忌憚也

法正說劉備取荊州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户口百萬得之大業可成也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成耳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材力各有限量雖智及之而勇不能自進猶挽弓者術滿而未盡苛用力之難地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湯武反之之學則進未達之間此進德之難地也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也今公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荀彧以為不可操由是不悅及操擊孫權彧以疾留壽春遂飲藥而卒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者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彧佐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管仲不死子糾而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乃以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彧之言耶用是貶之非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邀名豈人情乎

董昭謂操其言皆妄也人臣匡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曷嘗不以勲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大事疑己則終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宜為進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乎祗益疑耳荀彧為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彧不與焉何也是皆為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冀戴之幾每每失之故彧先辭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使彧不自死操尋殺之矣劉穆之之愧懼宋齊丘之倖倖皆此類也杜牧之謂彧事操事就功畢而欲邀名漢代比之教盜發櫃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貲而司馬氏以彧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之自彧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彧則策勲於佐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馬超擊隴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未下超攻之八月援兵不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州牧楊阜外兄姜叙爲將軍阜見叙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叙母慨然謂叙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等謀討超會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其妻曰吾事必成然奈月何妻曰雪君父之耻喪元不爲重况一子哉叙昂乃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憤耻相與勸戒必期於報仇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勑厲其子英風勁氣凜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章隆儒術敦禮讓之遺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人也偶與是邦其屬吏事之即有君臣之分爲之伏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

久任故能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主則難責以忠
無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怨而不傷而後世治
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習見聞見乎於國
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轢蹂藉舉世恬然
莫知忿疾嗚呼姜叙之母趙昂之妻獨何人哉
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
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諫植曰君侯採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少愚實懼焉
文人少實用多闕德善為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而文人
所以自勉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能言故也夫言
與為異能言者未必能為能為者未必能言也王於詞翰
而自知其無益者古難其人也其惟劉楨乎若楨者必不

以華歆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爲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
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使郗慮華歆入宮
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
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曹操下令以不敢捐兵恐爲他人所圖可也而獻帝在許
無異幽辱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矣嬪御有娠奪帝戮之中宮憂疑遂併見
及害帝二子屠沈后家謂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欺欺天乎
操自初兵惟有奉迎獻帝出于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
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會呂布破袁紹平荆
州定關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曰爲民

稱贓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攘戎狄以尊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昔嘗凌逼君父弑天下母如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僞定一時而下克混一甫及三世曹芳髦奐已在人掌握呼求序夫僅同奴隷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踈而不失叙反道敗德之人狃於姦宄終不懲也華歆厥初名次管寧晚節未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爲善不可不誠歆之内行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

初孫權欲攻劉璋取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敵承其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令諸葛瑾

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可權怒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魯肅將兵益陽以拒羽邀羽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豈得徒勞無壞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愍之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斯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魯肅責關羽盜稱豫州長坂之窘以後孫權假地之德羽遂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太治水軍金鼓震薄江漢搖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益州躬提萬衆往為掎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

陳鼎足之形荆吳之勢貴公大悅尋表益州領荆州牧君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謂豫州欲德墮好可乎曹操惟外以扶漢爲名而內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若但欲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爲乎如此則理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進操爵爲魏王

曹操事漢漢帝不得有所爲久矣何其致命於操獨如是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上殿如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郡封操爲魏公又領冀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操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異漢獻之命耶唐高祖曰孫秉大政豈可自加九錫而操節次自遷也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爲矣

操四子丕彰植熊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以爲嗣操嘗出丕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之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爲王太子

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蔽也然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父子之間爲吳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偽泣而定儲嗣次以反覆而殺楊脩甚質哉矣以移之智之不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

以待人則父子之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推堯乎廷臣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嚚訟道心無倚如日中天物不得遁而皆存奚以智為哉

孫權令呂蒙定荆州斬關羽

先主失荆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槩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麋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其重焉乃己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其為將用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得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

給郝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拊手大笑今又匿兵為商賈行潛取荊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與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前翦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操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司馬氏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武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遹追先志是以教成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至于桓靈王室蕩覆然州郡擁兵專地者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暴戾強伉加以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沒身不

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隗囂據隴右劉表牧荆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非其志不欲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

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以恐迫
至尊用天子旌旗出稱警入稱蹕以僭擬人主也使漢室
教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丕已
受漢禪矣

文帝　　魏紀

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悅夏
四月即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
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
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因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弃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耶

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耶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耶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

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
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
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
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亦
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
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為佐命宰相者漢既
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為志於是焉稱尊亦
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
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
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

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拒中山靖王纔
三百餘年草廬顧盖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
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
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奬
苟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
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
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爲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
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
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
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
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比幷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已大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幷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恥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覘其顰笑以為憂喜豐儉衛薦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自謂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距為吳陸遜所敗漢主夜遁器械軍資一時略盡僵尸蔽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父子深契羽既為吳所圖若不為報仇君臣

之分未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踰半年卒為曉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力效忠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

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僞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夷考其心事乃眞小人耳雖暴戾強伉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旣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劉禪即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亮可無過矣

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心屈己惟善之欲聞兼聽並觀惟過之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易而爲之蓋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有懇懇思報効者反以交淺強聒責之夫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此豈可爲孔明何乃望達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已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眞百世之師歟

帝之爲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由是恨勛及即位勛復直諫帝益忿後坐事收付廷尉廷尉奏依律罰金帝欲殺

之羣臣多言勛以信有大功請赦之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帝大怒勛竟被誅

鮑信於父為有功之臣鮑勛於己為忠諫之士乃以私憾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執而不許濫刑如此難乎其求世矣

帝殂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夜遁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勿服既已稱臣貢獻受其官爵而又北師曲在己矣至是乘人之喪而伐之則禮義俱弃勇怯失度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不至於敗也幸耳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